

世界四大励志自传

18世纪以来的德国梦

刘思慕横跨半个世纪打磨的经典译本

歌德自传 (下册)

诗与真 (全本)

Truth and Poetry,
from My Own Life

[德国]歌 德 著
刘思慕 译



世 界 四 大 励 志 自 传

歌德自传 (下册)

诗与真 (全本)

Truth and Poetry,
from My Own Life

[德国]歌 德 著
刘思慕 译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译者旧序 / 001

译者新序 / 001

自序 / 001

第一部

第一卷 / 002

第二卷 / 036

第三卷 / 070

第四卷 / 099

第五卷 / 145

第二部

第六卷 / 194

第七卷 / 234

第八卷 / 264

第九卷 / 327

第十卷 / 368

第三部

第十一卷 / 420

第十二卷 / 477

第十三卷 / 532

第十四卷 / 576

第十五卷 / 611

第四部

序言 / 646

第十六卷 / 647

第十七卷 / 666

第十八卷 / 696

第十九卷 / 726

第二十卷 / 752

第十一卷

我在塞逊海姆的树荫下把我的故事——把寻常的事与不能想象的事十分巧妙地交错组成的故事——讲完之后，我看见那一直凝神倾听着的两姊妹给我的离奇的讲述完全迷住了。她们恳切地请求我给她们把这个童话写下来，好让她们自己时时能复述出来和讲给别人听。我欣然答应，而且我希望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借口来再造访和与她们作较亲密的交往的机会。我们一会就要分开，我们恐怕全都会感到，那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白天之后，晚上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可是，我的朋友却替我摆脱了这种忧虑，他替我们请求主人许可我们马上告辞，因为他是一个始终一贯地钻研的用功的大学生，决定今晚在德鲁逊海姆过夜，明天就依时赶回斯特拉斯堡大学上课去。

回到斯特拉斯堡

当我们到歇宿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两人都默然无语。在我的方面，因为我觉得心坎里有一根逆钩把我钩回去；在他的方面，因为他心里想着一桩不同的事情，一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他立即把他所想的告诉我：“你刚才讲起这个故事，”他开始说，“真是奇怪。它引起很特别的印象，你觉得没有？”“那当然，”我答道，“那姐姐听到有几个地方，异乎寻常地笑起来，她的妹妹却摇摇头，你们

三人还很有意思地互相瞧着，你自己差不多兴奋到失了常态，这些我怎么不觉得呢。老实说，你们这种态度几乎把我弄糊涂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在这样的纯洁的少女的面前，讲起她们不知道还好的戏谑，以及使她们对于我的传奇中的主人公一定产生关于男性的不良的概念，也许是很不适当的吧。”“绝不，”我的朋友答道，“你猜想不到，你怎么能猜想得到呢？那两个纯良的女孩不是象你所信的那样绝不熟悉这些事情，因为她们周遭的广大的社会提供她们以作种种思索的诱因，而且在莱茵河的彼岸就恰有一对夫妇，象你所描写的那样，所不同的，不过是你夸大其词和以故事的体裁出之罢了。那男的恰象你所说的那样高大健壮和粗笨的汉子，女的也够纤秀，以致男的可以把女的放在手上。这一对夫妇的其他生活状态，他们的历史也跟你所讲的如出一辙。因此，女孩们曾认真地向我打听，是否你知道这对夫妇，而把他们开玩笑地叙述出来。我矢口地说：‘没这回事！’我以为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倒好。我们如果用延宕的方法和用种种的借口，就可以卸去履行诺言之责了。”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杜撰这故事时，绝没有想及莱茵河的此岸或彼岸有这样一对夫妇，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说明我怎样会作此奇想。在我的想象中，我很喜欢杜撰这种与现实无关的笑话，因此我相信，我讲给别人听时，他们也单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无稽之谈来听。

当我回到城里，重理旧业时，我觉得它比往常更艰苦。因为生而勤勉的人，立下超出他的能力以外的计划和担任过于繁重的工作，初时虽做得还很好，但是到后来一有肉体或精神上的故障发生，力不从心便显现出来了。

我既希望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得学位，我便以达到这种目的所必需的勤勉来研究法律方面的东西，可是医学也引起我的兴味，因为它使我能够觉察自然的各个方面，纵然未能加以阐释，而我又因

为社会环境和自己的习惯的关系，更与医学有缘。因为许多家庭对我表示好感和敬重，社交活动也不能不占去我一些时间和注意。不过我还是可以担负起这一切重荷和继续做下去，如果不是赫尔德尔加在我思想上的压力，使我感到无止境的沉重的负担的话。他从我面前撕破了那掩盖着德国文学的贫乏的帷幕；他无情地摧毁我所抱的种种成见，这样子，在祖国的天空中便只有寥寥无几的巨星辉耀着，因为他把其余的一切文坛中人都只看作是一闪即逝的流星呢。而且，我自己所希望和幻想的事情，他却看得那样的暗淡，以至我对于自己的能力开始发生怀疑了。可是，同时，他又拉着我走上他自身所欲通行的光明大道去，使我注意他所爱读的著者——其中斯威夫特^①和哈曼^②最为他所敬重。他使我低首下心，而又激励我，使我昂头向上。我既陷在这种种的迷惑混乱之中，这时又添上新生的感情，使我有沉溺其中之势，这种感情虽一时间引我逸出这种迷惑状态之外，但究竟很难完全超脱。此外，我的身体上还得了—种病，这即是说，我每吃过饭后，便觉得喉痛如绞，得病的原因是由于我在公寓里惯常并且很喜欢喝一种红葡萄酒，到后来我才把酒戒掉，病便很容易治好了。当我到塞逊海姆去的时候，这种难堪的苦痛幸而离开了我，因此我在那儿体验了两重的欢乐。可是，—当我回到城里吃饭，马上再感到痛苦，使我大为烦恼。因为这一切事，我为之忧闷不乐，外貌和内心同样陷于这种状态中。

因为正在食后这种病痛剧作的时候，我就要听临床讲义，我更异常难受。我所尊敬的教师^③，愉快而从容地领我们从一病床到另一病床去，有重大的症候，便作精密的观察，对于疾病的一般过程

①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1726）。

② 参见第十卷“与赫尔德尔分手”一节的注。

③ 指老埃克曼教授，参见第九卷“勒索其人”一节。

作出诊断，他的处理的方法，恰像医圣希波克拉底^①那样非凡。借着这种方法，他不靠理论，而通过自己的经验把病理学的种种内容解说出来，这一课的最后，他通常作出很精到的结论——这一切吸引我到他的身边，使我对于这一种外行的学科，我仅仅窥见一斑的学科——更有兴味，更加喜欢。我越明白病理，觉得借着这理论，疾病的治疗，人的外形和精神的恢复都有可能，我对于病人的嫌恶便愈减退。在教师方面，觉得我是一个奇特的青年，像是特加青眼，我去听他的讲授那样的破格的事情，他也原谅。可是，这一天，在将下课时，他不像往常那样，作关于诊察某一病症的结论，而兴致洋洋地说道：“诸君，我们将有几天的假期了，请你们利用这几天来把精神振作一下；学问的工夫不单是要认真地勤勉地来做，而且也要以愉快地从容地来对付。让身体好好地活动活动，徒步或骑马漫游这个风景美丽的郊野，本地的人将会看见惯熟的故乡的风物而色喜，外来的人会得到新的印象，留下一种愉快的记忆呢。”

实则他这种带有忠告意味的话只为我和另一个学生两个人而发；我希望那一位学生听了这“处方”也象我那样恍然大悟吧！我觉得如闻来自九霄的纶音，赶快去雇定一匹马，打扮整齐，我叫人找韦兰来，偏巧他不在。我的决心不会因此而打消，不过，可惜我打算错了，不能象预期那样的很早出发。我虽然快马加鞭地赶路，但是在途中已见黑夜袭来。路是看得清楚，不至迷失，月亮像是嘉赏我的热情的行径那样，灿然照着。晚风颇紧；夜色凄然，我为着不要待至第二天早上才看到她，便纵马奔驰而去。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医师，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重访塞逊海姆

当我到达塞逊海姆从马上下来的时候，天已很晚。我向客店主人打听牧师家里还有没有灯，他便断言，小姐们才回到家里；他听见说，她们还等候一个客人来。我觉得这个话有点不对劲；因为我希望访问她们的单是我一个人。我连忙跑去，纵然是晚了，至少也要抢先一步看到她们。两姐妹正在门口坐着；她们像是不大显出惊诧，可是当弗里德莉克对珂梨佛凑着耳朵说道：“我不是说过吗？他真个来了！”这话给我听见，我倒惊诧起来。她们领我进屋里去，我看见，在桌子上已预备有一些晚上吃的小食。母亲把我看做老朋友那样跟我寒暄，可是当姐姐在灯光下端详我时，她哈哈的纵声大笑，因为她是不大能自制的。

这种开头有点离奇的接待过了之后，我们的谈话马上就随便和热闹起来，那一晚上我还在闷葫芦里的事情到第二天我就明白了。弗里德莉克也曾预言我会来访，如果一个人的预言——即便是不幸的预言——应验了，谁不觉得多少有点得意呢？一切预感在为事实证明灵验的场合，无论这是由于具有敏感而能探知远处情况，或是藉着锐利的洞察力而能推知必然而不明确的结论，都使个人感到有可自负之处。至于珂梨佛的大笑的原因也公开出来：据她自白，她看见我这回打扮齐整，装饰漂亮而觉得好笑；可是，关于这一点，弗里德莉克的见解便不同，她以为把我这种装束看做是为了讨她欢心，而不视为出自虚荣心，这倒是较有利的解释。

第二天清早，弗里德莉克便约我一块去散步，母亲和姐姐都忙着有事，准备一切来款待几位客人。我与这个可爱的少女并肩走

着，在美丽的星期日的早晨，享受像那位极可敬佩的赫贝尔^①所描写的那样的田野的景色。她向我细说即将来临的客人的情况，请求我帮她的忙，以便一切娱乐都可以尽量的一块儿和井井有条地享受。她说：“客人多的时候，通常各自消遣，笑谑和游戏，只消一会儿就兴致索然，所以到末了，除了一部分客人拿纸牌来玩，另一部分人纵情跳舞之外，便没有别的消遣方法了。”

于是，我们拟出在吃饭前后娱客的计划，两人互将所知的新的社交游戏说出来，最后，我们愉快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时教堂的钟声已招我们去礼拜，在教堂里，我坐在她的身旁，听着她的父亲的有点干燥的说教，也不觉得太长。

在爱人身边的光阴老像是箭一样的快，不过，我在教堂的时间也在深沉的考虑上消磨过去。我反复地想着她刚在我面前无拘无束地展现的种种的优点：沉着的欢乐情绪，带着自觉的天真烂漫，有先见之明的乐观精神，这些特质像是两不相容而竟在她身上结合起来，并且使她的外貌也添上了优美的特征。同时我也不禁对于我自身认真地省察一下，可是这种反省却不免给我的愉快心情投下了阴影。

璐仙德的诅咒的影响

自从那一位狂热的女郎^②诅咒过我的嘴唇和使它圣化（因为每一种起誓都含有这两方面）以来，迷信得够厉害的我，小心翼翼地不敢跟任何女子接吻，因为我害怕精神上会带给她奇灾大祸。在一

^① 赫贝尔（Johann Peter Hebel，1760—1826），这里指的是赫贝尔所写的《星期天清晨》一诗，歌德视为杰作。

^② 参阅第九卷卷末。

个动人的女郎的面前，情欲的发作常足以使青年人向她乞求这种或多或少地可以作为爱的表示的接吻，所以我总极力遏抑这种欲念。可是，即使在极规矩的交际社会中，我也须忍受一种很困难的试练。那种多少带有机智和幽默的所谓“小游戏”，青年男女借着它们而聚在一块，大伙儿欢乐——恰是大部分靠着打赌的彩头来增加兴趣，而接吻却不是不重要的彩头。我曾下决心绝不跟人接吻，可是有某一种缺陷或故障常驱使我们试作我们平常不肯干的事，在这种场合，我便尽我所有的才能和机智，来使我渡过难关，而且使举座在娱乐方面也无所失，而倒有所得。当人们建议以即席吟诗来认罚的时候，人们大都向我要求。我既常准备着有这一套，而且设法在这场合以诗来赞美那家的女主人，或对自己最表示好感的女宾。如果碰着硬要我接吻的时候，我便力谋转个弯儿来脱身，并且使人们也满意，我既有时间预先来作这种考虑，所以不会缺少种种色色的巧妙玩艺儿，并且在即席之间想出来的，倒常是最妙的呢。

当我们回到牧师家里，从各方面来的客人已杂沓一堂，兴高采烈地交相谈笑。不一会儿，弗里德莉克便让他们集合起来，领他们到那林中的清幽的广场去散步。在那儿已准备有很丰富的小点心，想以有趣的社交游戏来消磨午饭前的时间。在这种场合，我也能得到弗里德莉克的同意——纵然她没有看穿我的秘密，准备和实行一些不须赌彩和不以接吻为赌彩的游戏。

这时我的技巧和熟练，更特别的需要，因为这一班对于我完全陌生的客人恐怕很快已经看出我跟弗里德莉克的特别关系，恶作剧地极力逼着我做我私心要避免的事。本来，在这种会集中，人们一看出男女们恋爱的苗头，或把他们弄到困窘狼狈，或促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一点。正如在后来他们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已经显露出来，人们这时便又想法子来把他们拆散那样，因为这些社交界中人，只求好玩有趣，对别人为利为害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

在这一个早晨，我可以相当仔细地观察弗里德莉克的为人，在整个游乐的时间，她始终保持一个样。看到附近农人们特别对她亲切的招呼，就使人知道她是对他们有恩惠和赢得他们的爱慕了。在家里，有姐姐在母亲旁边帮忙；凡是需要体力的事情都不用干，家人说她“胸弱”，所以不让她做粗重的事。

在妇女中，有些在室内时特别惹人爱，有些在户外时较为悦目，以弗里德莉克的举止和体貌而论，她是属于后一种女性。最动人的就是她步登高坡的时候。那时，她的体态的轻盈优美，像是与繁花处处的大地争妍，她的丰姿的爽朗像是与碧空亮丽。这种在她周围的欢畅的气氛，她也带回家里去，不消一会就使人觉得她懂得释疑去惑，排难解纷，并很容易地把一些小意外的不快印象打消。

一个人在他的爱人身上感到的最纯洁的欢悦，就是看见她也讨别人喜欢。弗里德莉克在客人间的一举一动一般上是和蔼可亲的。在几次散步的时候，她像一个分给人欢慰的仙人到处出现，这儿那儿一有漏洞露出来，她就懂得填补。她的动作的轻盈，我们前已赞美过，而最美妙的就是当她跑的时候。正如小鹿轻轻地飞越过初萌生的禾苗的场合，它像是很充分发挥它的本能那样，弗里德莉克最准确地表现她的风格和举止的场合，就是当她忙趑着步轻轻地在田埂或草地走过，去拿回忘了的东西，找寻失物，招唤远远走过的人，或办一件要紧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她从不会喘气，跟平时完全一样的安详。因此，在好些人看来，她的两亲说她“胸弱”，对她特别操心，未免是鳃鳃过虑吧。

替牧师新住所绘设计图

有时陪同我们在草地和原野间散步的牧师，常得不到适当的谈话的伴侣。因此我便陪着他走，而他总不免再提起他的老话题，对

我详细地谈及他提议重建牧师宅一事。他特别抱怨的，就是他不能再得到那精细地绘成的设计图样，以便能对此细加考虑，以及研究一下如何加以改进。我听了便说，补画一个不是难事，并自告奋勇替他绘一个先成为一切的基准的平面设计图。他听了很高兴，他说必要的尺寸的测量就要请求学校教师帮忙。说完他马上连忙跑到教师那儿去找他，以便明日早上可以拿到丈量的工具。

他去了之后，弗里德莉克便对我说：“您真是亲切，能够包涵父亲的弱点，不象别人那样，早已厌烦他这种话，想避免说起这事，或打断他的话头。不过，我要向您直白地说，我们家里其余的人都不愿意盖新房子，这种新建筑对于这乡村，以至对于我们都像是过分而不相称呢。而且，新的房子就要新的家具！我们的客人既在旧房子过惯了，进了新建的房子恐怕也不会觉得舒服一点吧。在现在的房子里，我们可以充分地款待客人，在一个较宽大的房子里我们怕会感到不适合。我们所想的就是这样。可是请您不必放弃您对父亲的好意，我真是衷心感激您啊！”

有一个跟我们作伴的女人说起几本小说的名字，问弗里德莉克有没有读过。她答说没有，因为她本来读书很少；她是在一种明朗的道德上健康的人生乐趣中长大和从此得到教养的。我差不多把《威克菲牧师传》说到嘴唇边来，不过我没有勇气把这书介绍给她：小说的情节与她的家庭的状况相似的地方太显著，太刺眼了。“我很喜欢读小说，”她说道，“在小说里头我们看到种种的好人，我们希望看见真正类似的人呢。”

房子的丈量是在第二天早晨举行。这事进行得颇慢，因为对于这种技术，我跟学校教师都是一样的不熟练。到末了，才绘成一张勉强过得去的草图。善良的牧师，向我说出他的意见，当我向他告辞说要将这图带回城里去从容地画好的时候，他也高兴。弗里德莉克欣然跟我作别；她之深信我的爱，正如我深信她的一样，因此6

小时的路程的距离也不再觉得是远隔了。坐驿马车到德鲁逊海姆来，是很容易的，并且藉着这种交通工具，经过职业的信差或临时的信差之手，与她保持联系也不困难。而传递消息的信使常是请乔治充当。

回到城里去后，我一清早——因为我实无法久睡呀——就从事于设计图的绘制，力求画得整洁。在未画好以前我叫人带几种书籍给弗里德莉克，还附上一纸情词亲切的短筒。我马上得到她的复信，面对她的纤秀、娟好、富于表情的手迹而感到非常高兴。信的内容和文体也是自然的，美好、款款深情的，因此我从她所得的使人愉快的印象铭刻肺腑，常活生生地保留着。我心里老是欣然反复地想象她的一切的优点，满心盼着不久就可以再见到她，而且更长久地与她欢聚。

在牧师家里过的节日

这时已不再需要那位善良的教师的督促；他那一番话恰在恰当的时机使我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因此，我不大有心思想再去看他以及作为他的教材的病人了。同弗里德莉克的通讯渐渐频繁起来。她邀我去参加一个节日活动，那时，住在莱茵河彼岸的客人也会来，这回我还可以住久一点。我答应她去，收拾了一大箱子服装在驿马车里，不消几个钟头，我又在她的身边了。在那儿会见了一大群的欢笑的客人，我把牧师拉到一旁，把图样递给他，他看了大为高兴，我跟他谈起我在制图时所想及的事情，他乐不可支。绘图整洁特别得他的称赞。我本来从小时起已练习绘图，这回更用极精美的纸，特别用心的画。不过，主人的这种欢悦不一会儿就给人大打折扣了。因为他心里太高兴了，不听我的劝告，把这房子的设计图拿出来给客人们看。客人们不但不对这图纸表示他所期待的称赞，

而且一部分人对于这精巧的制图漠然不望一眼，一部分自命内行的人的态度更坏，他们讥诮这张图画得不内行，当老牧师一下子不留神的时候，他们竟把这个整洁的设计图当作草稿那样看待，有一个客人用一杆硬铅笔将他所拟的修正的线粗重地画在这细薄的纸上头，以致无法再恢复原来的美好修洁。

老牧师的满怀喜悦既被大泼冷水，他极感不快，我纵然对他矢口地说，我自己只把这图当作是我们所谈过的计划的草稿，还应依照着它来画新的图，但我也差不多无法安慰他。他不管我怎么说，怏怏然走开了。弗里德莉克因为我对她的父亲那样亲切，对别的客人的粗暴的态度又那样忍耐，向我表示感谢。

可是，在她的身旁的我既不知有甚么痛苦，也不知有甚么不快。那天的客人差不多全是年青好闹的人，其中有一个老绅士喧闹得比他们更厉害，所干的事更比他们做的出奇。在早餐的时候，他们已不肯把酒放过，午饭既很丰富，他们更纵情地吃喝。而且在颇热的天时闹了一下之后，他们更特别的开胃，当那上述的老官吏狼吞虎咽时，青年的客人们也不甘落后，便风卷残云似的大吃大喝了。

我在弗里德莉克的左右感到无穷的欢悦，谈笑风生，意兴洋溢，机智百出，不过因为对她的情感、敬意和眷恋之故，仍不无矜持。她也采取同样的态度，爽朗愉快，对我关心，而同时向我吐露衷情。我们像是只为客人们而活着，实际上，我们俩单单是你为我我为你而生存。

吃完饭之后，大家都跑到树荫下，开始作社交的游戏，种种打赌的游戏轮流地拿出来玩，输了认罚时，便要答应种种的奢求：人们要求输的人装模作样，或作种种的可笑的举动，或出个难题要他解答，这一切都表现出人们是迷醉于放肆无度的欢乐之中。我自己也诙谐百出，来增进笑谑之乐，弗里德莉克屡以想入非非的雅谑使

四座生辉。我觉得她这时比平日更加可爱，一切的忧郁病的迷信的怪念头都从我心中消失，一有机会让我尽情吻我的那窈窕可爱的女郎，我就从不肯辜负过，而且以后更敢反复追求这种欢乐了。

众人对于音乐的企求终于得到满足了，他们一听见音乐，全都连忙开始跳舞。初作日尔曼的圆舞，继作“华尔兹”舞，终以慢步旋转舞结束。客人们谁都习于这种民族的舞蹈，我也施展出从那两个私人女教师所学得的本领来。弗里德莉克的跳舞象她走路，跳跃，飞跑那样轻盈自然，发现我是一个熟练的舞侣，十分高兴。我们大多时都合在一块儿起舞，可是人们还是纷纷劝她适可而止，不要跳得那样起劲，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弥补的方法就是手挽着手两人独自去散步，到了林中那块平地里，我们极热烈地拥抱，极真挚地誓言彼此倾心，相爱不渝。

客人中年龄稍长的人们避去游乐的热闹，也跑到这儿来，把我们拉走。在晚餐的时候，人们的豪兴还没有阑珊，跳舞直至深夜，人们干杯互祝健康以及互为笑乐，跟中午一样的热闹。

我就寝后，才熟睡了两三个钟头，沸腾的热血使我醒过来。在这种时分，在这种场合，忧虑和后悔常向着那毫无抵抗力的人袭来。于是我的想象中，马上描出那最活龙活现的光景；我看见璐仙德在使劲地吻我之后，狂热似地从我身边退去，双颊炽红，眼睛发射着火光，吐出那个毒咒的情状，历历如绘。她的诅咒本来只为威吓她的妹妹，怎知无意地威胁到其他的无辜的女子了。我又看见弗里德莉克在她的面前呆呆地像化石般站着，面容惨白，感受着她自己茫然不知的毒咒的后果。我夹在她们的中间，既不能消除那怪事的精神的影响，又不能避免那预兆凶事的接吻。弗里德莉克的柔弱的身体象是更加速那祸事的临头，这时刻她对于我的爱像是要落个悲惨的下场，我真恨不得能够高飞远走呵。

但是，这时潜藏我心底，比这种悔恨更痛苦的，我也不想隐瞒

不说。我这种迷信是给某种自负心所支持着。我的嘴唇——无论是“圣化”也好，被诅咒也好——比往常像是更重要一点，我许多时故意避免接吻这种纯洁的欢悦，一部分为的是保持我的双唇那种富于魅力的优越性，一部分为的是免得一个无辜的女子因此受祸，我意识到自己这种自我克制的行动时，实在是怀有不少的自负心。

可是，现在一切都已完了，噬脐莫及。我已再回到平凡的状态中，我相信这位极可爱的女性已遭了殃，我给她以无法挽回的伤害，这样子，破戒后的我不独不能祓除那个毒咒，而且它反从我的嘴唇刺入我的心里了。

这一切在我的为爱和热情、酒和跳舞所激动的血管中驰骋狂舞着，使我的思想混乱，使我的感情苦恼，特别是把现在的心境比起昨日的欢畅时，我感到突陷于无限的绝望之中，幸亏晓日的光辉从窗棂的罅隙射进来，这个初升的太阳压倒了黑夜的一切威力，使我再从榻上站起来；我一直跑到户外去，心灵的创伤纵然没有痊愈，也已很快感到精神舒畅些了。

本来，迷信和其他类似的妄想，如不迎合我们的虚荣心，反成为后者的障碍，使这种微妙的东西到处碰壁，便很容易失掉其威力。那么，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摆脱它。如果我们压抑它的每一尝试的效果都有利于我们，我们便越容易戒掉它。我再同弗里德莉克会面后，她的爱情的感受以及我的处境的愉快，一切都似责备我为甚么在极乐的时节中却在心头栖留着悲啼的夜鸟，我相信已永远把它赶跑了。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日益亲近和可信赖的态度使我兴高采烈。这回跟她作别，她像对别的亲友那样公然给我一吻，我更觉得幸福不浅。